

主编 廖明君

人在旅途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寻访散记

A Traveler is En Route

Fieldnotes on Searching for Tibetan Epic Storyteller and Singer

杨恩洪 著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在旅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艺人寻访散记 / 杨恩洪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ISBN 978-7-219-05627-1

I. 人... II. 杨... III. 民间艺人—生平事迹—西藏
IV.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372 号

总 策 划 江 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文字编辑 赵彦红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周月华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人在旅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艺人寻访散记
杨恩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http://www.gxpph.cn>)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1/24开本
6印张 160千字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978-7-219-05627-1/K·1064
定价：1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此献给我的
《格萨尔》说唱艺人朋友们

CONTENTS

目 录

总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一、田野调查——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1

Doing Fieldwork: An Endless Passage

1. 抢救史诗——别无选择 /4

2. 走出书斋 /5

3. 艰难之旅 /6

4. 并不孤单 /9

5. 总在旅途 /9

二、寻访艺人——一刻不容缓 /10

Looking for Epic Storyteller and Singer: No Time to Delay

1. 昂日的顾虑 /11

2. 访土族艺人 /12

3. 枪手喇嘛 /18

三、玉树之行 /22

A Field Trip to Jyekundo

1. 抄本世家——嘎鲁、布特杂 /25

2. 丹仲艺人——江永群佩 /29

3. 巴仲艺人——杂松洛珠 /32

4. 《格萨尔》在玉树的流传 /35

5. 文成公主庙 /39

6.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42

四、昌都之行 /46

Trekking in Chamdo

1. 圆光艺人——卡察扎巴·阿旺嘉措 /51

2. 访塔新和扎巴森格 /61

3. 德格——再次见到卓玛拉措 /68

4. 走向康定 /72

五、那曲之行 /78

Crossing Nagchu Grassland

1. 七年后的师生聚会 /81

2. 访巫师艺人阿达尔 /83

3. 巴青的艺人次旺俊美 /89

4. 最年轻的艺人——次仁占堆 /92

5. 索县——玉梅的家乡——一个家族出了三位《格萨尔》说唱艺人 /95

6. 走向拉萨 /108

7. 拜谒著名艺人扎巴头盖骨 /110

8. 桑珠的心愿 /113

六、果洛之行 /117

Travel to Golog

1. 书写艺人昂亲多杰 /119

2. 活佛艺人昂日 /124

3. 掘藏艺人格日坚参 /126

4. 画师嘎日洛 /128

5. 果洛的北京嘉姆（汉族女子） /129

后记 /134

Postscrip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While everyone knows the common meanings of "field" in terms of "plowed land" or "a stretch of grassy land", the term "field study" is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mean a unique cultural milieu brimming with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field studies', which include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lack of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the concerns of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highlighted a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or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field studies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a stres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 expectation of a channel for publications that will represent their thoughts on folk life and cul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expectations. Thus,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has been produced for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format of the scholarly essay,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engaging selection of quality books that merge image and tex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The goal was to produce actual accounts that relate their topics in concise yet vivid detail. The high-quality pictures express through tangible images what cannot be fully expressed in text - thus two mediums merge to engage readers i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are the actual st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that happened in the various scholars' field studies, often related in the form of recorded interviews and events held during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image and texts, making the field experiences seem to come alive. It is designed to assist readers not only in gaining a more explicit aware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to aid them in appreciating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 readers can listen to the interviewees' voices instead of only the monologues of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at readers of this series will experience an intense spiritual resonance with these stories from the field, and the text will become a multidimensional map by which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book sets, one for domestic practices and another for those overseas. The domestic set includes three volumes as follows, "Echoes from Eastern China", "Echoes from Western China", and "Local Voices of Bagui Guangxi". The overseas set is composed of two volumes, namely, "An Overseas Mirror Image" and "The Third Eye". The series offers a wide spectrum of accounts that echo each other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special region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is sure to captivate and inspire readers of many backgrounds.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 ao Mingjun

总序

行走文化的田野上

想必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常说的“田野研究”之“田野”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而是充满独特的文化意蕴，此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承载着人类文明和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就成为了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特别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与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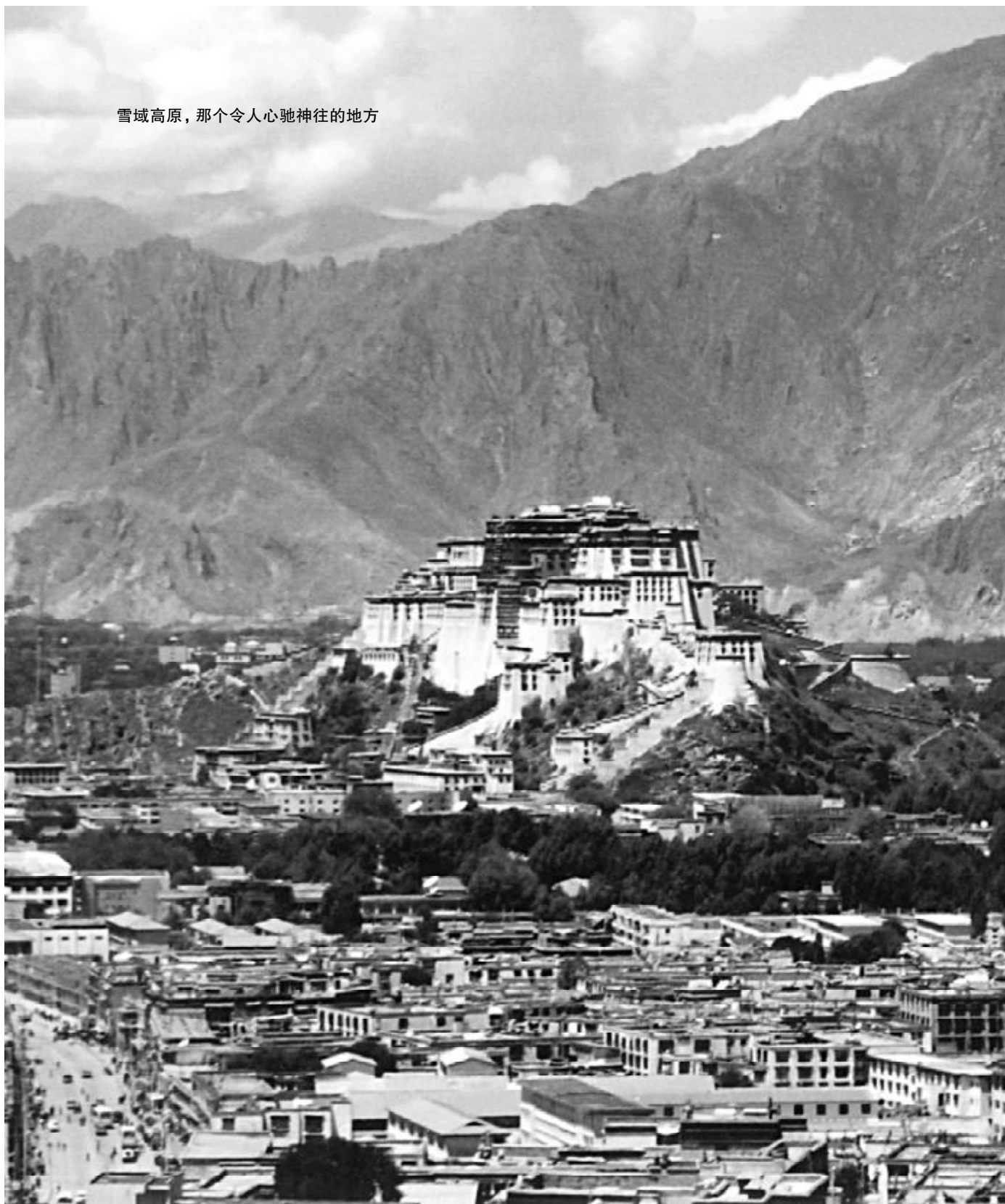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还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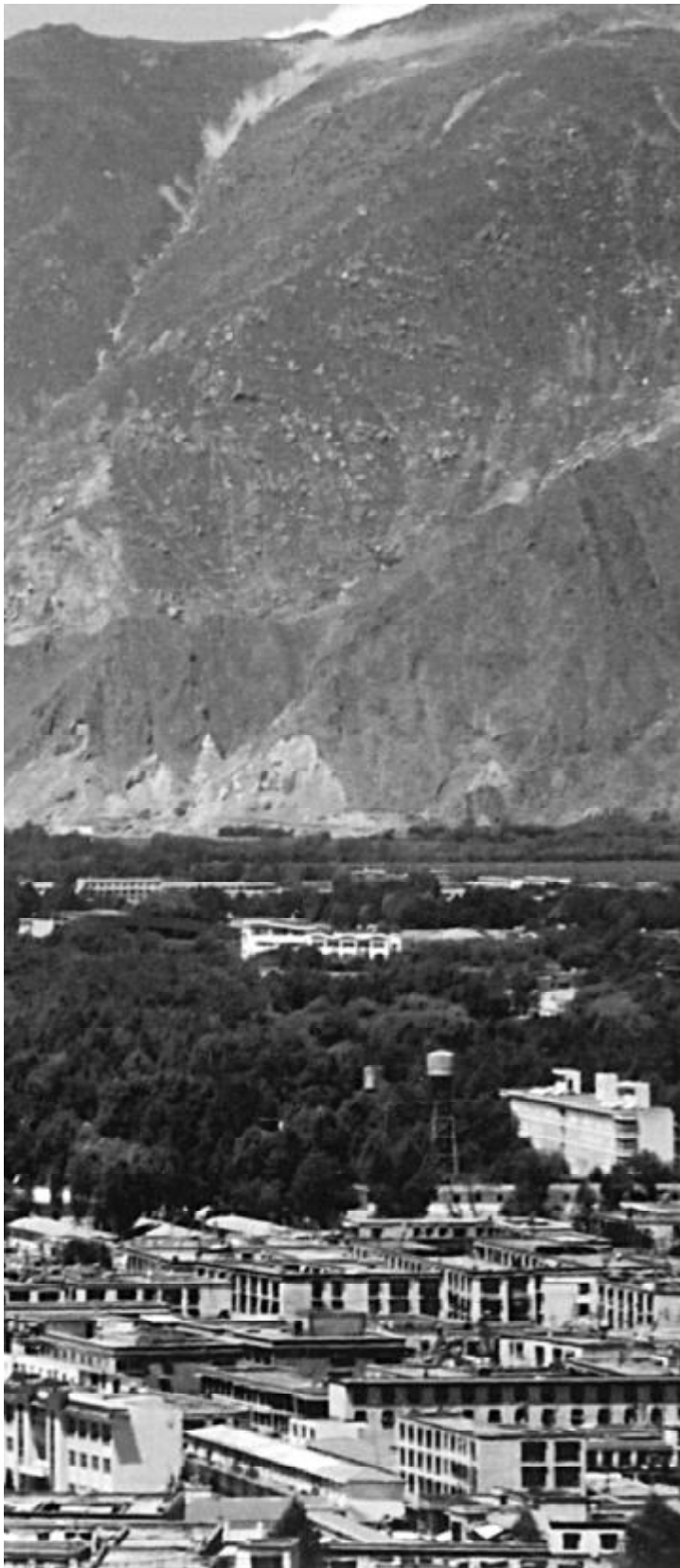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这套丛书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分为“西部田野书系”、“东部田野书系”、“八桂风谣书系”，海外部分分为“海外镜像书系”、“第三只眼书系”，各书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把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诸君。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雪域高原，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一、田野调查——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从一踏上青藏高原，开始我的田野研究之路时起，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祖国之辽阔，藏民族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以及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民间文化，如果你想在其中的某一领域有一点发言权的话，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远离藏文化地区只有汉文化背景的学者，想在研究领域有一点作为的话，长期地深入藏区生活，深入藏族百姓之中，去学习、去体验、去感悟，是唯一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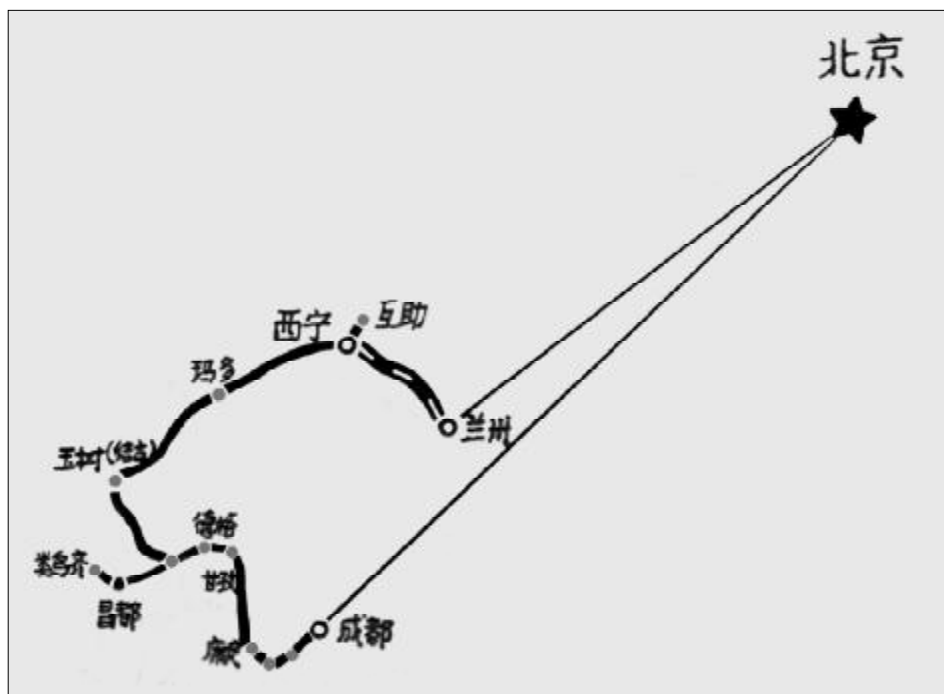
从事这部深深扎根于民间沃土中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下简称《格萨尔》）及其艺人研究，不可能离开它生存的文化背景，就如鱼离开江河、鲜花离开土地一样，脱离了生存环境，它们就无法保持原有的活态而枯萎、死亡。于是，我起程了，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之路。

二十多年就这样成为弹指一挥间的往事，这一路走来，无怨无悔，现在回首田野历程，感慨良多：既有欣慰的收获，又留有诸多遗憾。欣慰的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民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在几近濒危的民间文化土壤里，我采集到了史诗《格萨尔》流传的重要载体——说唱艺人的许多活的资料，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相继辞世,如今抚摩与审视这些当年的田野记录,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遗憾的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我开始田野调查之时,并没有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术准备,加之当年经济基础所限,摄影、录音设备简陋,所以在调查方法及手段上有许多不足之处,后来随着不断学习与反思,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留有许多遗憾,而这些遗憾已是无法弥补的了。

当经过十二个年头的执著耕耘,作为专门研究艺人说唱、为民间艺人正名并献给我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艺人朋友的小书——《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于1995年出版之时,那些可敬可亲的艺人朋友,有些已经等不到这本书的正式出版而离开了人世,这使我极度悲哀,以致抱憾终生。

青藏、青海、西藏及四川藏族、土族地区英雄史诗《格萨尔》调查路线示意图





对我帮助很大的贾芝先生



在青海的田野调查一直得到格桑多杰同志(右一)的大力支持。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老领导、著名文艺学家贾芝先生始终对我的选择充满信心,时时鼓励,并不吝为拙著作序,予以高度评价,使我更加坚定了走向田野的决心。

多次赴高原藏区考察,有苦,更有甜。那里高寒缺氧的气候,对于逐渐步入中年、老年的我无疑是一次次的严峻考验,我需要用勇气与毅力去战胜它。而藏区交通的不便利、道路条件的恶劣程度,对于一般内地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我都经历过。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如果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困难真算不了什么。人们常说苦尽甘来,事实的确如此,苦的后边总是跟着甜。我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与正直、淳朴的藏族人民相处之后,我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得



田野调查途中休息

多。那是理解、信任与友谊，是一次次灵魂的净化，这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在远离大城市喧嚣的这片高天厚土之下，我的心情是那样的舒畅，真可谓一个精神上的贵族。这也是我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从高原回到北京之后，总是计划着再次去高原的重要原因之一。须知，那里虽然没有我的家，却有着待我至诚至亲的藏族父老兄弟姐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高原处处有我的亲人。你真心付出了，你得到的是十倍、百倍的真心回报。如今，人们可以在族别与血缘上把我与藏族区分，但是在文化与情感上我已经与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一条学术研究之路，它不同于学院派的训诂及考证求索研究，是一条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路，对于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是必经之路。

4 ① 现改名为民族文学所。

1. 抢救史诗——别无选择

我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1968年分配到西藏那曲地区锻炼、工作。1980年11月，我从西藏那曲地区中学内调回北京。感谢我大学的系主任，时任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①副所长的马学良教授和贾芝所长，是他们接受了从西藏内调回北京的我。从此我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由于有着长时间在西藏基层工作的经历，我对浩如烟海的藏族民歌、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情有独钟，于是，便着手收集资料并开始了研究。由于十分投入，仓央嘉措的大部分情歌，我都可以背诵，研究成果也开始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正在我全心投入的时候，抢救史诗《格萨尔》的任务成为研究所的重点项目，时任所领导的王平凡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让我尽快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到《格萨尔》工作上来。我别无选择，尽管我知道，摆在面前的史诗《格萨尔》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只能从远处欣赏到她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绚丽的山巅，要说研究我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就我当时的知识积累也是远远不能胜任这一研究的，尽管我在大学是学藏语的，而且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历。与此同时，民

族文学所刚成立不久，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可谓困难重重。然而，为了抢救这个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即将失传的藏民族文化遗产，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史诗《格萨尔》的抢救工作。

2. 走出书斋

史诗《格萨尔》广泛流传在我国藏族居住的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广大藏族地区，流传到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那里称《格萨尔》为《格斯尔》）以及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地区。与此同时，《格斯尔》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卡尔梅克等地广为流传，而我国藏族《格萨尔》则在喀拉昆仑山以西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巴尔蒂斯坦，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麓以南的印度、尼泊尔、不丹流传，其流传地域包括了中亚的大部。



幼年格萨尔——觉如



格萨尔王征战塑像



格萨尔王出征图



从民间搜集到的《格萨尔》手抄本

要在我国史诗流传的七个省区进行普查和抢救，绝非易事。为此，中央下发了1984年7号文件，全国成立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后由中国文联牵头）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部委会同上述七个省区的领导组成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抢救工作，其常设办公室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

从此，我作为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员（后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投入了这部史诗的抢救、组织、协调工作，在工作的同时，也着手从事我的田野考察。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对我的调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拨冗为拙著作序，这更加坚定了我不断走向田野的决心。

3. 艰难之旅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首先是交通。藏区道路条件较差，大多数地区没有火车，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县还不通客运班车，所以找车成了一大难题。干部下乡的车，一般都是小车，如丰田，最差的也是北京吉普，能够搭上这种车是最好的。再就是找运货的大卡车，托认识的人帮助找，或者干脆在路边截车，一般长途运输一个司机带一个助手坐在驾驶室里，只要看见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就可以招手请他们

带我走，因为驾驶室里最多可以坐三个人，通常我这副女干部模样的人搭车不算太难，这也是我下乡总爱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原因之一吧。想当初，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大学三年级在西藏山南实习，那时的交通更困难，司机是“老大”，要搭车还得讲方法。我们班一个同学病了，要送他到拉萨看病，可是一时找不到车，于是，老师就让我们两个女同学在路边拦车，结果很顺利地截到一辆货车，与司机好说歹说，



雪线上



藏族文学讨论会上的作者（左）与龚巧明（右）

终于同意把病号带走。干部截车还好，老百姓就较难搭车了，我曾看见有些老乡在路边手里举着牦牛尾巴、野鸡或雪莲什么的等待司机停车搭他们走。

高原的路崎岖不平，翻车的事时有发生，我身边的人就有因翻车或在路途中遇上塌方而殉职的。龚巧明，一位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女高才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自愿到西藏工作，在《西藏文学》做编辑，写得一手好文章。1982年，我去拉萨参加藏族文学研讨会时，曾和她同住一室，深知她的理想与抱负。然而就在此后的第三年，她因翻车坠入雅鲁藏布江而殉职。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田文，到西藏工作不久，因为下乡途中遇到塌方，被一块石头击中头部而殉职。这样的事年年发生，屡屡发生。我自己也有过车祸的经历，那是1992年的夏天，我完成在青海果洛的田野调查乘坐北京吉普

下山，经过400公里的颠簸，来到临近西宁17公里的上新庄，此时天色已晚，下着雨，司机为了躲一个骑车的人，方向盘打过了头，车子转动180度后，侧翻在路边的沟里，多亏路边的几棵大树挡住了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只是肋骨软组织挫伤，司机及车上的其他人也只受了一点皮肉之伤，后来果洛的乡亲们听说此事后，说：因为央金（我的藏文名字）从事《格萨尔》的工作，那些魔鬼不喜欢，所以来捣乱，但是他们不是格萨尔的对手，所以最终他们不能得逞，格萨尔会保佑央金的。

高原高寒缺氧的气候，对一个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从陆路走需要经西宁、格尔木，从青藏公路进藏，要翻越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然后经海拔4500米的西藏那曲，一路下山到达海拔3700米的拉萨。1965年我第一次经兰州、柳园走这条路，途中用了整整十二天。这条路，我走了多次，每次在唐古拉山口的高原反应都很强烈，心跳、头晕、恶心、虚脱，都经历过。后来条件好些了，可以乘飞机从成都进藏，只需两个多小时就到达拉萨。近年又开通了从北京直飞拉萨的航班，在北京吃早饭后出发，下午就到拉萨了，这是过去不敢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进藏，高原反应也变



高原上蓝得耀眼的湖水令人难忘

得更强烈，第一天晚上头疼欲裂，彻夜难眠，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已经掌握了规律，加上服用一些对症的药，也是可以克服的。

基层县、区招待所的居住条件与大城市无法相比，盖几个月没洗的被子，甚至遭小虫侵扰是经常的事。为了工作，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我常常感叹：人所具有的忍耐能力，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

4. 并不孤单

一个汉族女学者，独自在高原旅行，在外人看来是极可怕的事，其实不然，无私而无畏，我的真心、诚心，换回的是真诚的友谊和友好的帮助与支持。首先我得到了各地区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1986年从玉树去昌都，那里没有正式的公路，我就是搭了时任类乌齐县县委书记李光文（后任西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现任西藏人大副主任）的车子才得以成行。李书记对《格萨尔》抢救工作非常支持，他说，别的我也帮不上忙，你在类乌齐期间的食宿就全免了。其实，那时很少有人来，招待所不开伙，所以我的吃饭问题全由书记安排，办公室主任、书记家轮流吃。到了区里，招待所空无一人，书记安排我到类乌齐寺与那里的僧人一起吃饭。寺院中的喇嘛对我关怀备至，并拿出他们珍藏多年的格萨尔的遗物向我展示。基层干部的帮



下乡途中

助、艺人的信任，甚至活佛的鼎力相助，都使我感到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中是多么温暖、幸福。

有了这样一种融洽的田野工作环境，尽管条件艰苦，我的心情却非常舒畅，工作进展极为顺利。

5. 总在旅途

从1983年开始赴果洛、阿坝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后来只身一人于1986年赴互助、玉树、昌都、类乌齐、德格考察，1987年的果洛、西藏那曲考察，1992年果洛的再次调查，到近年的每年至少一次的西藏之行，往返于北京与藏区二十余次，在外人看来的藏区危险之旅，对于我来说却是轻车熟路。藏区成为我的大课堂，我的第二故乡。由此，我想到一句名言：读万卷